

無名的犧牲

李卓健
吾合著

■文學叢書之一■

無名的犧牲
(牧羊小史)

李卓健
吾合著



3 0527 5822 8

序言

那時家兄還在歐洲，我們弟兄相別已有七年了。我寫信給他，說「哥哥，你爲什麼不做一篇小說給我看呢？把你牧羊的故事告訴我罷！果然他沒有爽約，過了幾個月便把這個樸實的故事遠遠地寄與我。我把牠讀與母親聽；母親感動極了，微笑着。隨後我將牠重騰一遍，內容以自己的想像加以擴大，字句段落之間均加修改；得着家兄的讚同以後，我就在晨報副刊用他的筆名發表了。這是我們兄弟首次的合作。

去年暑假中，他居然歸國和我們見面，這已經在我們分別時十年

以後了。我們的感樂自然不用說了。他從箱中取出一卷文字交付我，是他的草稿，題目是愛國志士。他說後幾節因為他沒有裕餘時間，所以寫得非常潦草。他交我爲他重修，說，這已經不是我的責任，弟弟，我把下餘都委託你了。他太信任我；我盡我的能力把牠改寫成一篇哀婉而寓意的小說，便是這裏的無名的犧牲，最近在東方雜誌登載的。連起前篇，把兩篇印成一本小冊子，爲我們兄弟的合作留一個良好的痕迹。最後兩個兒子聯名把牠們獻與多年勞苦底母親。

民國十八年。

李健吾

目錄

序 言

無名的犧牲

牧羊小史

無名的犧牲

無名的犧牲

—



1

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到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，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的地面起了激烈的大戰。當時俄羅斯頗爲強大，海陸軍密佈東亞，蓄有併吞全亞的氣焰；在這種恐嚇之下，維新不過數載的日本的朝野上下，戰戰兢兢，都亟亟以愛國主義相號召，整軍經武，大有劍拔弩張的情形；於是在積雪方消的二月六日的那一天，在無辜的第三者的遼東半島，日俄終以兵戎相見。結果日本佔奪了中國旅順口，宣告勝

利。在慶賀天皇福壽的萬歲聲中，於長年的杞憂之後，母親歡會了愛兒，妻子重見着愛婿，至於孤兒寡婦的悽咽，在鑼鼓喧天之下，很少人們再注神一聽，更不庸說聞後悵然了。

想一想那時的熱狂！在宮庭上，在議會中，在街頭上，甚至於在國民小學的教室內，在陰風霾霾的囚牢裏，都只見血在沸着，心在躍着，口在呼着：爲國而死！效力天皇！每一株櫻花都枯擲着，彷彿在回應道：『死罷！只有血！只有犧牲！』

漸漸這種通行的精神錯亂的症候，如一陣旋風，從小島上蔓延到了中俄交界的一個城鎮，就是我們小史所要開端的地方。

秋言次郎住在哈爾賓已經有二年多了。這時維新的潮流使日本思想界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一般人自然而然地喜歡和西洋士女交游，爲的多多吸得些更新更深的知識，並且洗去了那沈舊的精神上的壓迫。恰巧俄國米可夫夫人和她的女兒魯意絲小姐，因爲同聖彼得堡一般友人的齟齬，避居在西伯利亞。以非常簡單的經過，秋言次郎和她們相識了。

在東正大街路西的巷口，秋言次郎發見了一所小花園，裏面裝點着幾間小屋似乎沒有什麼人居住的樣子；及至走近園門一看，不高不

低，在門旁一塊長方的紅漆木板上，他便見到了這個廣告：

西洋樂音專授

女教授米可夫魯意絲女士

鐘點面商

這一天正是星期日的上午，天氣清明，是平常稀有的日子，對於旅居外鄉有孤寂之感的青年，正是一個最適宜不過的蟲餌。在他這散步中，那有些使他微微自惕的，是他想着自己快要墮到一種浪人的生活，誠非預料所及了。中學校卒業以後，和當時許多富於冒險性有創造精神的青年一樣，不滿意於本國種種方面的蒙蔽，於是他離開了那

蒙着黑雲似的環境，在高麗，東三省，海參威和哈爾濱各地遊行，最後便住在這麼一個地方，設法營生，不覺習慣下來，懶得再往別處活動。他給東京某報充一個通信員，還做一點關於貿易的小事情。

三

在專制皇帝的淫威之下，生命的代價便只有奴顏婢膝，凡是思想稍微新奇，有一點獨立性的人民，十之八九便會觸犯法網，被羅致在莫明其妙的罪案裏頭。在俄國當時，成千成萬的數目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做苦工，甚者或囚或殺，實在平淡極了，米可夫夫人便因為要避開俄皇的耳目，纔特意帶着她的女兒，遠遠離去京都，經過千辛萬苦，

跋涉到了哈爾濱，逍遙自在，如居桃花源，做着馨溫的和平的美夢。

原來魯意絲的父親，米可夫，是俄皇的一個軍官，曾在波蘭住過多年。米可夫雖然執行着宮庭的命令，但是因為少年時代他曾習染上一個法蘭西教師的自由風度，總覺得俄皇待遇波蘭的凌暴和壓制的方略有些不中人情；雖然爲着生活問題，不得不執行這些殘虐的上諭，他心中終於有點不高興，因為他究竟脫不了那創子手的惡名。他平日對於自己的言行，頗爲謹慎，然而在家中也就不免要發洩一點，流露出內心的煩惱。那時魯意絲已經十五歲了。在她七歲的時候，有一天聖彼得堡忽然傳下來一封加緊的上諭，要米可夫立即晉京。因為詔書上對於事由絲毫未曾提及，家人禁不住就杞慮起來，米可夫相信

他沒有做過錯事，便坦然動身到京都去了。孰知米可夫這位實心的軍宮，在京中事情還沒有交代，當即暴病棄世。報紙雖然暗示出他死亡的不明，可是每件事情還不是過去就算了嗎？

當時的情形和她的經驗與恐懼把米可夫夫人教得很聰明，曉得非離開那是非場的聖彼得堡，是難以平安自由的。十八歲的少女自然更樂意於自在舒適和空氣的變遷，所以在秘密中，她們母女便帶着輕便的行李和一些積蓄，弄了兩張護照，決意向東方出發。從聖彼得堡乘火車經過莫斯科，穿烏拉嶺（那裏被入劃做歐亞兩洲的分界，）繞着貝加爾湖，最後從中國北部到了海參威；她們的目的是哈爾濱。這一切行程中的艱苦，對於兩個伶仃無助的婦女的難處，留給讀者去揣

測罷。

魯意絲在波蘭的時候，她父親因為膝下別無男兒，便竭力在教育上供給女兒的進益，尤其在與女子性格相近的音樂方面；魯意絲爲取得雙親的歡心，自己特別用功，結果她非特學好彈琴的技藝，即歌唱也是普通劇場中輕易所不能聆見的。如今這立刻生了很大的效驗。她們在哈爾濱住了一年之後，覺得這樣徒手消耗下去，存款無幾，終有淪沒到流氓生活的一天，然而讓女兒獨身出外，萬一遭逢不幸，老夫入孑然無依，也不妥當，所以最適宜的辦法，便只有魯意絲在家內教授一點私人的音樂課程。這就是那門口掛着一個木牌的原由。

四

秋言次郎不知不覺走過了那塊無足希奇的木牌，心裏不由想：我雖然會唱大和歌，可是大西洋的風味……於是他歎息了一聲，便轉過去計畫他的生活。在他的根性裏，那最牢固的怕是藝術家的性格罷，這夜閉目以後，一個紅顏色的東西便彷彿在他面前唱起來。維新後日本少年求知慾的旺盛，不滿足心的發達，真可以令人喫驚而有餘。

第二天他又立在那塊木牌底下，右手在衣袋內翻着幾塊洋番丁丁地響；他決定會見米可夫小姐。他晤見了米可夫太太，一個和愛可敬的五十歲左右的女人，隨後她女兒出來換進去，談論關於學習音樂種

種的實際問題。秋言很高興於他的決定，因為這雖然耗去他數年的積蓄，生活上却增加了不少的樂趣。在米可夫小姐四五個學生中，他要算是最忠於所事，絕少缺席過；這樣一年後，她的鐘點更為增多；星期二和星期五，每次二小時，却是他來教米可夫小姐的日本樂理。自然他如今已經成了她惟一的免費生。

在他的生活中，這成了一個愉快的變遷。對於他，魯意絲的玉手纖纖隨便攔在那裏，便是節節的音韻；她的細絨般的葛髮紛披在乳紅的脣上，他是時時地注視着的。

實際上他們彼此已經發生了互相瞭澈的愛情，所謂黃白人種的界別早已讓牠天真的利箭射穿了。這二年的友誼使這兩個青年一點一點

地滲透了彼此忠誠的靈魂。在魯意絲二十二歲，秋言二十四歲的那一年，米可夫夫人覺察到了他們中間的需要，便在這一天約請了一對年輕人，做一個小小的茶會。

五

米可夫夫人說：『我們好幾年了沒有朋友，這世道也許不是我們從前的世道；可是，年輕人，』她把視線轉在秋言身上，繼續和需地說：『你該明白一個上了年紀的母親的心；她的兒女的幸福就是她惟一的安慰。我求你把這個給我。你們結婚罷，這樣長久下去，終於是危險的；並且說實話，我很有些道地俄國女人的性質……可是我聽說

日俄外交上，風雲很是緊張呢。』

魯意絲端定了一杯可可茶，看着那在愁思的少年的一雙抵結住的手。

他慢慢答說：『夫人，聽了你的教訓，我實在沒有話能說出我心中的歡喜和感謝；而且你這樣相信我，一個無家的外國人，這給我莫大的榮幸。可是我不願意欺騙你和魯意絲小姐，因為這結婚的事情關係我們的一生，非同小可。現在我有兩件重要的事情，一件是祖國，一件便是我和令媛的相愛：都是牽動我全生命的問題。你知道我們祖國不久要有絕大的變故，差不多這和她來日強弱有非常的關係，將來萬一宣戰，在在需人，我身為壯丁，負有保護祖國的責任，勢必使我

不能久居此間，與你和魯意絲小姐永聚。一個國家的存亡比起個人的幸福，實在是大洋比起了一灘雨水。並且萬一……我也不願意她有寡居的痛苦！』

說到這裏，魯意絲將茶攔在桌上，深為感動地伸出了手，在桌下握緊他的曲展不定的右手。

可是他又繼續說：『總之，大戰了結的那一天，秋言一定來承受夫人和魯意絲小姐的盛情，如果我還有這無上的幸福的話。雖然這樣講，不過外交上要是有了轉向，像這種國際上兇險的風雲，也就會平靜的。』

他轉首看着魯意絲，在微笑中含着忠誠和無限的哀痛；於是她承

着他的意旨說：『你的話我母親很明白；不錯，我們不能阻止你愛國的熱忱，絕不能。我自己是受過教育的，就是我母親，她曉得人有愛國的義務不下於別人。只是秋言先生，你想外交能轉到好的方面嗎？

『我這樣希望。』

於是全茶會都轉在寂靜裏頭，彷彿那不堪預期的恐懼就要出現在他們的面前。

在花園小道上散步的時候，魯意絲挽着秋言的臂，偶然長長的嘆息說：『秋言，為什麼你生在日本呢？』

他打住了步，揣度着她的似嫉似怨的面孔，然後繼續前行，感慨地說：『可怕的念頭呵，我的魯意絲！』

她柔婉地回答他說：『不錯，我是你的魯意絲，惟一無二的魯意絲，可是那念頭一點也不可怕。你看，我就算一個沒有國籍的女人呢，表面上也許看我是一個俄羅斯，可是她殺害了我的父親，放逐了我們這弱無可爲的婦女。幸而我不是男子，否則說不定我會跟着你到日本應徵。這又可怕了。不是嗎？秋言，你一定得知道我們俄羅斯女人的性情，爲了愛，爲了信仰，我們會做出男子所不敢做的事情。婦人的情感更爲純摯，更爲優美，然而比起日本的女子，我們還要更爲熱熾。是的，你清楚你怎樣燃着了牠，我的情焰……可是那戰事真會發生嗎？』

他悲慘地點了點頭，然後看着腳前的菜畦，低聲說：『我向領事

館要證婚書，因為你是俄國人，已經遭拒絕了。戰事怕要不可免。」

『他們不准你和敵國的女子結合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呵，上帝，饒恕這些主持戰爭的人們呀！』於是她的頭從仰望中低落下來，藏在她愛人懷裏嗚咽着。

六

魯意絲盼着她的婚期已經有了幾個月，如今好似她陷落在一種無期徒刑的黑暗生活裏頭，尤其因為她自己蓄有一個難以出口的絕大的秘密。

米可夫夫人漸漸察覺到了她女兒的憂鬱，便以十二分同情的眼光，看她在沙發上懶洋洋地坐着，痴痴地望着窗外的冬景。從前她常愛在園裏徘徊小步，現在却非常消沈，總是在這張軟椅上坐着，由一個活潑潑的少女彷彿一變而爲閨愁的少婦了。魯意絲覺得自己懸在一個無終止的閨坑的當中。她不能言語，只有愁悶地恐懼地想着：想着：

……

『孩子，』米可夫夫人不禁走近她的椅後，憐恤地低呼：『魯意絲！』

魯意絲渾身抖擻了一下，然後仰起頭向她母親靜然地微笑着。她伸上手握住撫摸着她的柔髮的指頭。她嘴裏輕輕呢喃着：『媽，媽，』

和十年前的她在無意識地哀籲着一樣。

『你這樣呆在這裏，孩子，對於你是有害的；不要想了罷，想一點不能減輕你的憂愁。』她順身坐在她的身旁，看着她微微向外閃避的正胸，『讓他丟開你罷，他只有一個秋言，並且那也留着爲他的國家。可是你老躲着我——你是的！你——你現在——你不願意我說他的壞話嗎？我怎麼能夠？我的姑娘愛着他呢！好了——這樣對着我。』

『你的眼睛總是看着我——我！媽，讓我親一親你的手，這爲我們操作的老了的手。』魯意絲動情地吻着那隻握在她手裏的糙手，久久不肯仰起頭來。

『這手從前和你的一樣，還要白些細些呢！』母親唧噥着，沈

入於她甜美的過去中。忽然她驚了似地捧起魯意絲的雲髮遮住了她的面孔道：『你哭呢，魯！告訴我，爲什麼呢？』

『饒恕我！饒恕我！』魯意絲掙扎着，『媽，饒恕你的女兒！她——』她在她耳邊說着她的不可輕恕的罪過，隨後便將頭藏在她的背後，等候她的裁判。

『你？！』米可夫夫人驚得圓瞪雙目來，靜了半晌，沒有開口，然後苦笑了一聲，摟住魯意絲傷感地說：『姑娘，你犯了我結婚前沒有教同你父親犯過的罪孽！』於是吻着她的淚容，表示她的寬恕。

『也饒恕了他，我的秋言，媽！』魯意絲哀求着。

米可夫夫人點着頭，她的淚眼裏閃出寬宥一切的光明。

『我們不能在目下結婚，』魯意絲委婉地如夢地細語，『因為他們國家不允許，不過將來——將來他一定會回來的。我知道。他不能騙我——我爲他已經干犯了禮教！他愛我；戰事一了，他一定要回來看我們——那不會遠的，我想。』

然而就在這時，從園門外走進秋言來。他的迂拙的步態和慘白的面色令這兩位婦人恐懼地注目在他身上。他分外走得遲鈍了，好像某種有分量的思想從後把他拖住了，他立在她們面前，和一座石像一樣，許久纔顯出一點微笑的意思。他取下帽子，那不自然的模樣能夠使旁觀者發笑，雖然魯意絲會意似地戰慄起來。米可夫夫人讓他坐下，但是他歡喜站着。米可夫夫人這時很想斥責他一頓，因爲他毀壞了她女

兒的將來，可是她如今沒有這樣一個機會。

秋言說他想他們就要回國了；他希望翌日的重晤，並且在米可夫夫人面前明白領罪。

『什麼時候你起程呢？』

『明天下午三點半鐘的火車。』

『我的上帝！』米可夫夫人驚叫着。

『上帝！』魯意絲抱怨道：『如果有上帝，他還愛着這些無辜的青年，我願他永在，並且鏟絕人間的慘殺呵！』

次日三點半鐘，無情的火車把秋言和許多同伴在愁氛中載去了，直到牠行遠，遠到望不見，送行的人們纔恍然若失，無精打采地轉回

家中。

七

政府很難做出人民所希企的事情。尤其是婦女們，她們熱盼着不打仗的心思終歸成了泡影。火線上的槍礮非她們夢想所能及地爆裂了起來，而且有無期限廢續下去的趨勢。……

一九〇四年七月，魯意絲懷孕的第八個月，某天清晨郵差從花園門縫遞入一封信來。她拿在手中一看，立刻曉得由誰來的了，全身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，彷彿一種狂喜的情緒墮窒住她的呼吸，和電一般順着她的血管傳播着；她把信封撕開讀着：

『親愛的魯意絲：』

前兩月會寫兩次信給你，想來收讀以後，母親和你總知道我的生活的情形了；可是我現在的情形却有點不同。從上月起，我受了監視，被罰在營裏做苦工；在我寫這封短信的時候，長官下了命令，明天我要加入大軍出發。我預祝我們的勝利。……

『你的秋言次郎，六月。』

她心中的紛亂真是不可名狀，他墮在疑惶不堪的深阱中。這封信的簡短讓她煩苦，牠的內容使她焦灼，這些實在不是現狀下的她所能支持的。他被他的長官監視了，爲什麼呢？爲她嗎？這些疑團呀！

在這種憂急中，她想：『是呵！他們勝利，我的秋言便歸我了！』

『但是她立刻又想：『如果他們真勝了，哎！可憐的俄國同胞呀！』
她唯一的安慰是重新讀他從前兩封的遠信。

八

第一封信：

『親愛的魯意絲小姐：

自從車站上握別，我彷彿立刻又回到我昔日孤獨的奮鬥的世界，什麼都要失掉了，我呆在車窗邊凝思着。然而立刻就認出我的幻誤了，呵！在我如今的心裏存着你永在的愛和倩影，牠們伴着我，給我慰藉，鼓勵和最甜蜜的美夢，在我一步一步踏

向艱險中的時候。這裏我又錯了，那不是艱險，是我獲得我最後的獎賞（你！）所以必經的巖途！是的，一切光明的開始！

在車中我有兩種心情：一是此去爲祖國而戰，願藉天皇之威而勝，這個我相信要在日本的一邊，因爲她是那弱小者，比起猙獰的俄羅斯來。二是我希望戰事不會爆發，即或爆發了，唯盼能早些結束，這樣我們可以團聚，享受着我們的深湛的青春的爱。我愛你；我不因爲你是俄國人便不愛你——我不能。在情感上，我是你的；雖然正義現在把你我分開——沒有！沒有！我和你是二是一。其實我又有什麼恨俄羅斯的人們呢？

然而我要做一個兵！爲什麼你一定要問。我不知道。許爲祖

國的存亡罷；許爲我的生活罷；不過這沒有什麼要緊，只要想到俄皇的暴虐，我就想跳在戰火下了。

記着罷，無論如何，我愛你的心只有時時增加，絕不會減於昔日。

致候米可夫夫人，說我是她的好兒子。

魯意絲，我想你目下一定在祈禱，「唯願戰事告終，化凶爲吉呵！」

願和平女神降臨！

秋言次郎。

第二封是：

『親愛的魯意絲：

我祝你平安，同母親的康健。

我時時刻刻想着逃回來探望你們，尤其是你，身懷有孕，我怎麼能輕視我所害的女子呢？我尊重她，並且她還正是我親愛的魯意絲。我追悔我愛情上一時的熱狂，致你今日受累，心中實有不安。爲着愛的緣故，請你饒恕了我罷。在我心中只有一個人：是魯意絲。

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在此間的工作，請你們寬心。每天清早六時起牀；我們一共十五個人，睡在一個帳棚裏頭，在地上鋪些乾草，帶一半條被褥，這就很好了。我們喫兩色米，人各一份，是預先分配好了的，幸而我的食量不大，這你知道。離

牀後我們留下一人守棚，其餘荷槍到東北十里內外巡哨一週，察看有無特別動作。上午有兩點鐘的休息。隨即一位軍官來教我們一些地理和其他的課程，再操演兩點鐘。用過晚餐，仍留下一人守棚，分出五人隨大隊巡視前方防線，至夜中方回。輪流值事，日日如是。

近日消息有轉壞的傳聞，因此令人更思念着你們。

我們要出去了，不能多寫，下次再談罷。

你的秋言。』

每次信封的背面上，總蓋上一個顯明的檢查過後的藍墨印章，這在喜慰中給魯意絲一種黑暗似的不安。

九

接到第三封信，她難過得幾乎暈過去，整天她坐在外面的窗下，沒有言語，隨後她跑到桌前，提筆寫：

『親愛的秋言：

爲什麼你會被監視起來，並且罰在苦工隊裏呢？』

這裏她又楞住，不知道如何往下續了。她發狠地咬着她的小指，一直痛到了骨髓，她纔放口。她的腹內忽然一陣一陣地疼起來，這使她扔掉筆，躺在安樂椅上，許久不敢動彈。夜靜靜地過去了；米可夫夫人在她對面憂愁地坐着：她的蒼髮已經白掉大半了。

次晨，魯意絲心平氣和了許多，於是重新提筆寫：

「我明白了，因為你愛我。是或不是，我懇你即速來信釋明，因為這關係着兩個人的性命：不是連你也說在裏頭，也不是我母親，她還在不知中，這你該曉得我和我們的他或者她，因為這小東西就要出世了。我害怕得很，爲了她，爲了你，我是在兩重的恐懼中。」

我不告訴你人們對於我要如何地蔑視，我一個未曾正式結婚的女子，會臨盆分娩，這能驚了全城的貞節的好婦女。這可卑可恥，我切膚地感到；然而爲了我的秋言，什麼過錯我又不能犯呢？我還可以死，是的，要是你有意外的話。但是從此以後

，我就要失掉人類的同情和許多的朋友——他們現在已經有厭憎的表示了，這只好任他們去罷；他們也許會追問到我的臉上，誰是我的情夫，如果聽說是日本人，他們會把我看做間諜也說不定。然而我緘默着，很少離開園門一步，也就看不見一切世人的譏笑和揶揄，於是我就安心想着，想着你——我——和我們光明的未來！哦！上帝！實現你孤女的痴夢！

這一切，這一切，都由於那魔鬼的戰爭！我詛咒牠，詛咒你們的事業。牠分離了我們相親相愛安居樂業的情誼。你們男子把那當做責任，我們（至少我們母女）把牠看做殘忍。也許那是更光榮的罷；要不然，我的秋言怎麼會被折磨在裏頭呢？呵，

上帝賜福那些從事於戰事的人！

保重你的身體，把一位強壯的父親給我們帶回來。

爲什麼你會被監視起來——告訴我們！祝你平安！

你的魯意絲。』

這封信秋言自然見不到，雖然他的長官細細地有興趣地讀了一遍，便揉在紙簾裏了。

十

從此魯意絲再沒有秋言的音信，這對於她簡直是一種不堪撐持的囚於站籠似的懲罰；一天一天她數着，熬着，煩苦着，時間好像故意

拉長了來欺侮這憔悴憂急的女子。自從她懷孕的事實不可掩飾以後，那門前的紅木牌早已摘掉了，舊日的學生在各自對她的惡觀念之下，也紛紛停止受課，就是她自己活似害了歇斯特里症，時時以授課爲最乏趣最枯燥的生活。她慢慢陷在不可解脫的苦惱裏頭……

甚至於她母親的過分的殷勤，能招起她輕微的反感。她看着她從廚房的小門裏出來，手裏托住一杯羹湯之類的東西，在滿臉的皺紋間映出柔和的慈母的微笑，背也顯然彎了起來，這些使那在沙發椅上靜捱的少女痙攣地轉過身子，用手遮住面孔，心中受了利刃一樣地鑽痛着。

『孩子，孩子，你哭呢，你哭呢……』

日子就是這樣沈悶地過着。

如果對於人生無望，魯意絲對於秋言的忠心的信仰却最牢靠不過，這一直影響到命運所征服的高年的米可夫夫人，因為她信仰她唯一的女神：魯意絲。

『呵，孩子，我相信你！你總是對的……我知道。可是他如今沒有信，這是我們惟一的信物，我……我不懷疑你的秋言！然而怎樣能得到他的消息纔好……』

『我一個日本人也不認識，媽；』魯意絲消沈地在她寢室徘徊，隔牆答着她的母親；沈默了許久，她忽然掀起絲帘，容光煥然地探出頭來說：『為什麼我們不能到他們的領事館去打聽一下呢？這很可以！』

『孩子，你忘了你是俄國女人……』

『是的；這又在交戰的時期，對於被訪的人會引起很大的嫌疑，況且我——』沒有說完話，她已意興索然地將頭縮回去。

但是在這談話以後，米可夫夫人便老了似的，坐在女兒對面，毫無聲息地看着空間，彷彿一個從未曾有過的觀念在她心裏出現了活動起來。她幾乎連慰藉女兒的痛苦的语言都忘掉了，只是特別地出神地凝睇着懶散的女兒。第二天下午，魯意絲突然出她不意地問道：『你想什麼呢，媽？』

『什麼，魯？』她茫然地看着她。

『我問你想什麼。』魯意絲走到她身前，握住那一隻操作的枯手，如今顫擻着。

『我在想——想——讓我明天告訴你。不要逼我。我會全說給你。』

魯意絲以爲她在想什麼糕點來做給她喫，於是鬆下她的手，摟住她的頸項，感謝地吻着她的銀髮。這增加給母親的決意一種非常的力量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上街購買什物，在外延宕了兩點多鐘，這樣惹起魯意絲種種的猜疑；隨後她在屋內聽見園門輕輕開了又闔住的聲音，接着是她很熟悉的柔弱的步聲，然而更迂緩了。她推開窗扇，探出上身，但是她立即驚呼了起來，跳起奔到門外，迎住米可夫夫人。

『媽，你做什麼了？』

『我到日本領事館，』她向廚房走着，似乎一點不注意這說出來有怎樣重大的效果，極力在鎮攝她失望到了十分的渙漫的心情，顫顫地

說：『探望他的消息；他們告訴我，從前這裏有那麼一個人，隨後調回本國入伍，現在大約正在戰線上：我什麼也沒有問出來，他們好像很秘密的樣子。以爲我是俄國的偵探呢！』

『你是俄國人！』他女兒心思零亂，用力揪住身後的門帘，若無聲息地加重地說。

『不！我告訴他們我是法國人。一個法國人！』米可夫夫人說着帶上輕蔑的微笑。『我沒有忘掉我那幾句法文；那還是我做女兒時學的；他們起初聽不懂，哼！』

魯意絲真想跑過去，再吻她母親一下，然而兩條腿似乎不聽她的話了，一步也不給她移動；她掙扎着，感到腹中絞着似的奇痛，頭暈

眩着，隨後便支持不住地癱瘓下來，倒在門邊，口內努力地送出一聲細弱的：『媽！』她渾身浴在冷汗裏頭。

十一

她睡在醫院的白鐵牀上。

嬰兒是用手術從她子宮內很小心地取出的。她在牀上暈絕了數次，面色慘白，這多半是由於難產和她下腹的墜痛，同時她思慮的煩複也是她延長痛苦的一個原因。她不時斷斷續續地囁語；間或刺心地呻吟；熱度在產後而反有些增高。醫生對於她的診治很覺棘手，沒有多大的把握。

米可夫夫人坐在牀的裏邊，在椅上悲憂地看住她的女兒，心裏積着一層一層的淒涼的印象，如今彷彿疊到了最高樓，不堪再受事情上一點點的轉壞。但是她磨耐着，以她最高貴的勇氣來承受着未來的黑暗。她守着這神經錯亂的女兒，看着她平靜的瘦削的灰白的面頤漸漸透出粉潤的柔怡的光明，彷彿在夢中倩美地笑呢。慢慢她睜開了眼，觸着迷悵的慈母的視線。

她微笑着，幽幽地道：『我睡着了，呢，長，香，……什麼時候了，媽？』

『黃昏——讓我吻你一下。』

『天還沒有完全黑呢；在夜裏，我的寶貝要把這屋子照亮了——她』

像不像秋言，媽？」

『那是一個女孩子，親愛的；』米可夫夫人俯過身，理平她揉散在白枕上捲曲的長髮，然後吻着她的左鬢，在她耳際輕語着。忽然她全身戰慄起來，急忙立起向外室走着，和逃開內心的什麼陰影一樣。

『媽！』魯意絲伸手觸着左鬢上的淚水，微驚地叫。

她在門邊轉回身來，心神牽繞在外邊的喧囂，奇詫地望着她的女兒。

『媽，媽，你哭呢！你……』

但是米可夫夫人沒有應答什麼，便匆匆向外邊去了。

魯意絲極不安甯地注目在那雪白的布帘上，看着牠從波動上漸漸

靜止了，隨即移開視線直直看定她頭上白墨的天花板。在她腦中映演着那些甜蜜的過去和美麗的希望的幻影，於是她不自知地微笑着，嘆息着，怨抑着，呼籲着……終於她聽到了外屋的爭辯似的嘈雜的聲音，這些在她甯靜的心靈上，顯得分外的洪大，囂張，不由她不奇異地思維着，嘴唇微微顫動，隱約可聞地唧噥道：

『礮聲呢。像槍——我在戰地呢。轟隆——是的——這是我的希望！』

就在這時，從外室走進一位年紀很輕的看護婦，在她牀前小几旁立了一下，彷彿呆呆思索着什麼，面上露出一些緊張的神情；她的哀憫的眼光反而令病人恐懼起來。但是她立刻就拿起几上的藥瓶，向外

悄悄退去。

『告訴我，那是不是槍響？』病人忽然尖利地問她。

『這裏有槍？』那年輕的看護婦驚詫着，隨即和色答道：『沒有。』

『要不是她哭——我的女孩子呢！』她又用力地問。

『她哭？剛死了呢！』但是這年輕的奶娘立即覺察出她的荒謬，加以辯證道：『是的，她哭呢。』

魯意絲的下陷的長目睜得可怖的圓大，一直嚇得她退出門外，好不容易纔叫喚了起來。沒有一個字音能夠逃過病人的耳朵。她的手抓着白單子，搓握着，想推開身上的棉被，跳下牀看一下她還未曾見着的女兒（她的秋言的女兒），然而結果還只是躺在軟牀的中心。等到米可夫

夫人和醫生進來看她的時候，她掙扎出一身冷汗，在她額上和鼻端的，凝成亮珠似的水粒。

十二

一陣暴雨急驟地打下來，在她的威稜中，一大隊濕淋淋的苦工立在溝上溝下工作；電光游龍似地掃在他們泥垢的臉上，顯出他們黑而瘦的憂鬱的皮膚，雷聲隨即怒吼起來，這對於他們，和聽慣了的震懼的礮聲一樣，差不多引逗不起他們已經生了鏽的情感，或者畏懼的心理；他們反而鬱怒着，詛咒着，然後仍舊驢馬似地挖掘下去，趕着築好這道急需的戰壕；漸漸烏雲向西北展開，雨愈來愈小，隨即完全住

了。但是溝裏已經積下不少的泥水，淹過苦工的膝蓋，好像故意同他們做難一般。

溝外積起的土埕平滑得如同油漆了一道，往外送土的人們感着非常的困難，脚步要落得格外加意，否則便有倒滑下溝裏的危險。每兩個人一個大筐和一根木槓。如今這一筐泥土顯得格外沈重，槓頭磨擦着肩胛，很不容易捉穩了。溝內是很少擡起腰來的出水挖土的人們，有些口裏吆喝着，有些唱着情歌，有些鬱悶地不耐煩着，有些機械地一斧一鏟掘下去。在溝上平地這面，每隔十步守衛着一個武裝的步兵，間或有些馬隊在巡邏着。

『小心，秋言，』一個擡土的工人在溝邊向身前的苦工呼着，警告

他步下留神，免得跌入地道；但是就在他這說話的時際，他自己却仰仆在泥土上，木槓落下來，正打在他的胸口。

附近的工人仍然默默地做着各自的事情，和沒有發生這意外一樣，只有一個忍不住哈哈狂笑起來。他的伙伴扔下槓頭，回身來攙他。這正是那渺無音信的秋言，雖然很難有人能在這種情形之下認出他的容貌。

他被派在這臨時的工程隊裏，已經將及一月了。對於正式的兵目，在戰火下這算一種寬恕的刑罰。這些苦工多半是烏合之衆，沒有知識，因為軍略上一時的急需，被壓迫在這裏做這種毫無榮陞的企望的重工。這些人大半是高麗的，奉天的，其中日本人佔最少數。在秋言，

這最初完全是一種深深感到的羞辱，以後他想出這同樣是爲國家服務，內心便坦適了許多，雖然他被譴貶到這裏的原因，時時刻刻使他痛苦，爲自己抱曲不平。

這是這樣湊成的。秋言發出第二封信以後的第三天，他正安妥怡怡地躺在棚裏鋪上，腦內充滿了迷漠的前途的種種問題，忽然棚外值班的弟兄探進頭呼他出去，說長官有事傳他見面。他急忙從窩裏爬出來，整好軍裝，隨着傳他的弟兄來在他們隊長前面。在路上他很沈默，雖然心裏有一點茫然的忪惺的感覺。

長官從袋內取出一封信，冷峻地遞在他目前道：『這是你寫的？』他猶豫了一下，隨即答道：『是的。』

『但是收信者是一個俄國的女子——不是？是的，我知道。她同你是什麼關係？』

『信上很明白。我以爲——』

『你以爲！』隊長兩面他惡意地笑着，然後揮他出去道：『下面聽裁判。』

但是隊長是一個特殊聰慧的軍事學家，所以將秋言這封信仍然封郵，寄到秋水望穿的魯意絲的手裏，因為要騙到她的回信起見。戰爭是沒有道德的。

這結果就是他被派來做挖戰壕的工作。在這次驚天動地的大戰中間，他的一腔熱血和嫩花般的希望，便全消耗摧殘在這泥濘的勞苦上

也就沒有人會想到他了。

十三

光陰似箭，日月不停地轉着，在東亞史書上留下血痕的日俄大戰，於精疲力竭，無數的呻吟中，終於告息了。

火車照舊馳行着；旅客一樣地擁擠，顛預，往車上搶着；在他們臉上映出方從幽沈的地窖放出的奇喜的光。一輛車裏的談資幾乎多半是關於這過去的恐怖的，好像人心麻醉在這烟火的空氣中；一時還脫不掉那種奇臭的味道。在這樣一羣旅客堆裏靠着車坐着一位飽經風霜，衣服襤褸的日本人，在他黑瘦的臉上顯出對於四圍漠不關心的神情，

頭向外望着車前一閃一閃的風景；他的左手伸起攔在窗沿上；那最使旅客們詫異的那隻直垂下來貼在身旁的右袖。在他的對面，坐着一個老年的慈祥的俄國人，在他椅下擁腫出來一大袋的皮貨和一大包的毛貨；其餘的位子讓中國人佔着。

這個日本人雖然壹心專志思索自己的事情，却也禁不住感到那些好奇的追求的眼光，時時向他的右側射來，這使他有些不安貼；在他回過頭的時候，正碰着對面那位老人的憐憫的視線，於是他羈促地縮回左手，摸着右面的空袖管。

俄國人陪下笑臉，彷彿曉得自己傷了對面坐客的尊嚴，同時囁嚅着，表示他願多知道一點的欲望：『你的右臂是——』他最後說道。

全——

他的同伴很痛快地滿足了他的欲望，答道：『是的，牠折了，完全——』

『呵！』四圍人的眼光都聚在他那隻沒有胳膊的袖管上，同時深致同情地驚嘆着。

『恕我，先生，』俄國人追問道，『怎麼會這樣的呢？』

『我在一個土溝裏面工作，頭上的土因為大雨旋虛了，於是一大塊土在我不知覺中落下來，運氣不佳，正打在我這條胳膊上面。因為骨頭已經折斷，醫生只好把牠鋸掉了。』他很直爽地敘述着，好像那不是他自己的遭遇一樣。

那兩三個中國人已經失色驚呼起來。

『那是什麼樣的一道溝？』

『不是平常的溝；是有甬道的戰壕。』

這時車已經在站上停住，他立刻站起，左手提起一個簡單的行李，往門前擠着，不久就在身後恭敬和哀恤的眼光裏消失了。

但是隔了不多時候，這個殘廢的日本人便從他的領事館出來，轉向東正大街那方面匆遽地走着。在他眼裏露出獸一樣的貪切的光，他在街上橫衝直撞，彷彿有絕大使命在前面，唯恐一刻錯過，受人生小兒的撥弄。他對於這些街市好像十分熟悉，從前在這裏——哈爾濱——住過很久的樣子。隨後他轉入一條小巷，在一家花園門前停住。他的粗大的呼吸不平均了，左手按在門鈴上發顫，他的眼光彷彿要穿

過那緊閉的門。

他嘴裏唧噥着：『那紅牌子不見了呢。』

從門裏邊走出一位他不認識的壯碩的中國男子，擋住門口問他做什麼。

他的嘴唇抖擻起來，慢慢地，猶疑地吐出一個俄國的姓名：『魯

意絲——米可夫小姐——米可夫夫人在嗎？』

那個中國人謙恭地答道：『我是這裏的房東，先生；』隨後有些黯然地繼續道：『你來得很不幸，她們已經不在——她們母女都死了。』

訪問的人向後退了一步，幾乎跳下去地，如受了電擊一樣；他惘然地看住那房東，不是沒有聽懂他的話，就是根本沒有聽見。許久許

久，他緩緩上一口氣來，面色却在污黃中透出慘白，迂徐地重複說：

『他們死了——爲什麼？』

『看這樣子，先生！你許是她們的朋友，然而你來得太晚了，先生；』房東似乎抱歉地頓了一下，然後講下去：『那位女音樂教師去年忽然搬到醫院裏，據說是她爲了養兒子的緣故，大約難產傷了性命，便在那裏去世。米可夫夫人孤單單剩下一個人，女兒埋葬以後，如痴如聾，不言不語，和傻子差不多；我常來送飯，看見她老多了，頭髮全白了，嘴裏總是咕嚕着：她遇見魔鬼了，她遇見魔鬼了。老年人真可憐！這樣沒有過了兩個月，便跟她女兒一道走了。她們埋在一處，俄國的義地裏。』說到這裏，忽然他看見那隻奇特的右臂，不由問

道：『先生，你的右胳膊——怎麼樣？』

『牠給割掉了！』他慘笑着。

『呵！割掉了！』房東不由內寒起來，仔細向他打量着，然後思索似地問：『我彷彿見過你——那是——哼，先生貴姓？』

『我是那魔鬼，』這殘廢的日本人慘笑着：『秋言次郎。』

十四

房東看着他，眼裏透出憐恤和厭惡，身子往後退了幾步，隨後悽涼地微笑起來。在房東的簡樸的腦內，秋言早該被捕，來償那無辜的母女的性命；他明白他們中間的經過，平日固執着，以為秋言是唯一可

以明指的道德上的罪人。然而如今這懲罰！他的右臂全然折了，這證實了房東對於上天的信仰，同時這使他奇怪地同情於這殘廢了的異域人。

『她們房內的家具和器具呢？』秋言呆了許久，轉過一線光明似地問道。

『全拍賣了——俄國領事館執行的。』

秋言的眼前完全黑暗了，帶刺激性地痛苦着。一種沈重的壓迫愁雲慘霧般地覆在他的受了傷的心頭；他掙扎着，努力在抓住他破碎了的靈魂，唯恐其去。他眼裏一時閃出暴烈的火焰，漸漸淺淡下去，變成仁柔的月似的微光。這一切對於他是如此地不可瞭解，籠罩着他的

失了主宰的心神，最後把他活活瘦死在牠們的黑暗的勢力裏頭。他的右袖在脅邊拂動着，他的左手機械地握在一起，然後微微擡起來鬆開了，頤間露出悲涼的微笑。

『這些出乎我的意外呢！』

『是的，事情往往是這樣。』房東有點恐懼地安慰他。

他好像沒有聽見這個，轉過身，沿着小巷的牆根，往更幽僻的地方走去。在二十步遠的電桿一旁，他忽然站住了，仰首望着爽朗的晴空，有什麼疑問似的。這樣四五分鐘以後，他隨即不自主地狂笑起來。

『這個人瘋了呢！』房東黯然地唧噥着，隨後轉進門內，抱定不管閒事的態度。但是他立即為什麼憂傷的聲音擒住，立在花畦上靜聆着

，忽然如有所悟地感嘆道：『這是魯意絲小姐教他唱的歌呢——』於是他靜下心來，聽那一點一點遙遠的悲呼似的歌聲，最後的一句是：

Give life to this dark world which lies dead。（活起來呀，這死了的黑暗的世界。）

牧羊小史

牧羊小史

讓我想想，這已經十六年了呢。那時候我不過纔十一歲。除了上地送飯以外，便在關帝廟裏跟父親唸書，再也沒有想到一天會到南山做牧童。那羣黑的山羊，白的綿羊，牠們在平野上啃草，山溝間飲水底情形，和遠望雲青色的重重疊疊的峯巒，近觀墳塚似的銀灰色的鹽堆，這種種情景直到如今尚在我腦子裏盤旋。偶然在什麼地方瞥見了一隻羊，我心中總由不得要跳動起來，覺得這一時的情感就和遇見了多年的故友一樣；如果這相遇底地方是在廣衢之間，而牠被縛在一條板橈的腿上或者一根細樁子上，這能使我整日不安甯，彷彿我自己對

牠犯了罪過，呵！一點不錯，我辜負了我過去的好友們的親密之情。

我不記得是那一天了，祖母在院子裏洗衣服，母親在那間狹的小黑房子裏頭磨麵，父親忽然從外面走進來，神色頗露急躁，高聲叫道：『學兒，學兒……』我記得這是在一個秋季的九月的時候。我在磨房推着磨小步跑着，聽見這叫我底枯澀的聲音，擡頭看了看變了臉底母親，便規規矩矩探出了房門。父親好像在對祖母解說：『帥娃不在家，只有叫學兒去……』祖母不洗衣了，呆望着我，半天沒有做聲。

原來是父親叫我和巷口上毛兒爺趕羊到南山去。院子裏靜極了，曬太陽底麻雀飛掉了，只餘下母親還在磨房裏篩麵。父親裝出安詳的神態，道：『教學兒去，送羊到那裏就回來。』回親仍然捏着籊子，

不做聲。於是祖母有一點忿抑地道：『那有不和他娘提一句，便把孩子使出去底道理？……』籬子停住了，可是母親始終沒有出來，隨後就聽見推磨底聲音。父親從來保持着他的「長子」的尊嚴，講一句算一句，自然沒有母親做主底餘地。並且家境困難，衣食無着，便是在父親，他也出於不得已：這個母親早就明白的。

『好，』我楞楞地答應了一聲，便到廟裏看羊去了。

在清朝末年，頭腦清明一點的秀才，受了東洋學生的暗示，往往多以重興祖國爲志願，在當時官吏的重壓之下，只有提倡實業是最穩當的一條明路；父親和少數維新的朋友自然而然地也就在這方面努力講究：養蠶的成績便是村子西門外一大片的桑林，綠鬱鬱的，如今大

約也彎下了腰了罷；其次便是豕豬，這件事情立刻就失敗了；最後便是牧羊——那些羊！可愛的囹圄！近乎百隻罷，在村外田野牧放，過了許多日子，忽然有幾隻硬生生讓村隣趕了去，說羊啃了他的地裏的穀子；於是出來了一位老紳士，糾合起鄉隣，不許在村頭田裏牧羊。這牧羊底事情，當時在我們鄉下，村人引爲一件大恥辱。不久我聽說父親和朋友商量，要把羊送在離村二十里遠近底南場的荒地，僱人牧羊，同時打地窖圈羊。於是隣村邁出一位杜紳士，跑到廟裏，在柏樹下搖擺了半天，只是嚷：『不行！不行！』最後宣言，他們如果打地窖，他一定弄一把火把圈裏的羊盡數燒死。

這樣，他們係決定送羊到運城去，出城往南十里左右，有野山可

以任意牧畜。

我們同行共有四人：焦清平先生，父親，毛兒爺和我，引導着羊羣向運城出發。這路程要走一個上午，我在羊羣前前後後跑着，吆喝着，慢慢同牠們一個一個發生了交情。有一隻小綿羊，月餘的年紀，一身黑絨，光綑綑的，當額一個銀白的小楔子，非常可愛；牠柔嫩極了，常常步履踉蹌，躓傾下去。我特別痛愛牠，還贈了牠一個名子：小包黑兒。牠總在母羊身旁挨蹭着，有時追不上了，便咩咩地叫喚。如果我把牠熱煦煦地抱在懷裏，牠總是小眼閃灼着，望定母羊，向我哀籲着；我歡喜而且常常地抱住牠，並且請求毛兒爺替還我來抱牠。雜着我們的吆喝同鞭子的霹靂，還有羊羣的鳴聲，我們趕着黃昏進了

運城。我們住在張篤泰先生家內。

住過幾天以後，他們各自走開，只餘下我同毛兒爺；他們在離別以前，決意叫我們到太陽廟去，因為這些羊已經把張先生的大院子攪得太不成樣子，再住下去實在兩不過意。

太陽廟在城外南山下面，平距不遠是太陰廟，已經荒敗得不堪居人。在兩座廟周圍四十步遠近，有傾斜殘圯的短垣環繞着，正前的大門還兀然立在那裏，透出窮酸氣息。草莽遍地，在九十月天氣，多半有些黃意了。最惹人厭的莫過於小酸棗樹，橫列左右，稍不小心就把自己連衣服掛在針刺上，這些針刺對於羊簡直是一種威嚇。每值放羊底時候，我便同毛兒爺割積些較乾的柴草，背回廟裏，供給我們夜間

燃燒，暖房煮水。在離廟一里多地的山坳，有一道小泉水，點點滴滴琤琤作響，引得羊成羣和牠遊戲。這水是不能供人飲的，並且天一冷牠就凍涸了。

我們連人帶羊都在正殿歇宿，殿門無門，有環子却没有橫柱子，每夜天黑臨睡前，我們便搬來一塊石頭頂住。在山野我們不得不謹慎。我們只有一條破棉被，從張先生家裏帶來底一葉草蓆，鋪在神龕的左邊；牠右邊的空當便套起來改成了羊圈。我們的大蔥饅頭是不愁不同羊羶和羊糞攪合在一起的——誰知道那時起的是什麼化學作用呀！

我的工作除去每天進城取一次饅頭，便是跟毛兒爺放羊。張先生發給我們一個摺子，憑牠領饅頭；還有一把洋鐵水壺，由他家裏取水

供山上我們用。有一次天已黑了，城門閤住，只差頂柱子，我遠遠從街頭灼見，也不知道喊叫，急得哭着，後來幸喜硬從門縫擠出去。毛兒爺果在山坡等我半天了。他恐怕我出了危險，他無法交代主人，同時他也早該餓了渴了。

有時最窘人底事情是缺水喝，便由毛兒爺提上我們的小洋鐵壺，到下面貯鹽廠尋討一點水。貯鹽廠離我們約有二三里地，因為廟在高處，所以一眼望去，我們會把半壁鹽池整個捲入我們的目光裏頭。清晨從山頂往下望，在雲霧迷濛裏，平野的或高或低的鹽堆，綿延一片，彷彿秋霜遮遍了山上，砌滿了山下，變爲蒼然一色。作工底人們就歇宿在貯鹽廠附近。太陽出來，他們便下池工作；太陽掉到山後，他

們就回廠休息，帶着兩條鹽水淋淋底濕腿，一溜一閃地離開了那發掘不盡底鹽海。

初到山上，什麼都給我樂趣。我爲給那些羊起名子，幾乎搜空了我的可憐的小書庫，我還記得有些叫做大月亮，黑旋風，大山貓，……等等。那些小羊我差不多都歡喜；我也沒有忘掉我的小包黑兒。我所引爲最有趣的，而對於毛兒爺最惹厭的，是有時一隻乖羊忽然見了鬼，出個新主意，獨自揀着岔道跑。如果這讓毛兒爺發見了，立刻就耍手忙腳亂，「死羊的，死羊的」先罵一陣；同時我興奮起來，勾心鬥角，把羊兜轉回來，再交給毛兒爺教訓一頓。

天氣漸漸更加寒冽了，在清曠的山地，非特令我們不舒服，並且

增加了我們的憂懼。尤其是夜裏，從斷樑吹入一陣緊似一陣的利刃似的狂風，殿內寒氣森森，神龕內的金身也彷彿發出噓噓的噤音。草蓆鋪在冰冷的磚上，那一牀棉被薄極了，爛得花絮也透出來，真可謂聊勝於無了。我同毛兒爺擁在一頭睡眠，聽着殿外狂風虎虎的吼聲，雜着殿內陰沈極了的淅淅刷刷的碎響；有時羊擠擠蹭蹭，顛預起來和鬧鬼一樣。我在中宵竭力往小縮，往被裏縮。毛兒爺緊緊挨住我取暖，他的衰朽的殘年使他沒有一點元氣來抵禦深夜的奇冷：他的皺癯的膚肉和紫瘦的骨節隔着我同他的兩件棉袍，我覺得全在顫索。我們身旁的火，在黃昏燃起的，這時也滅了，我們也懶得再去翻弄牠。有時我想起在母親被裏的溫暖，便抽抽噎噎地哭起來。

他初聽見我哭，想勸我却沒有話說，只顫顫地問我道：『學兒，

學兒，你哭啦嗎？』

我哭着。

『你冷罷？讓我生起火來。』可是他的年紀同懶惰不許他爬起來，於是他便縮得更緊了。

後來沒有辦法了，他只好安慰我道：『好孩子，睡罷，天亮就好了。』

天總會要亮的，並且陽光一見到山頭，風也就漸漸住了。我從殿裏把羊趕到山坡上，揮起小皮鞭子，在晴空響得同爆竹一樣，吆喝着，跳着，跑着，幾乎忘掉還有深夜的絕寒了。羊在一起挨蹭着，領頭

的老羊向有陽光底山頭奔着，地上的霜和霜下的草都讓踏得吱吱作響。毛兒爺一人跟在後面，擎着打冷戰底桑條鞭子，也許是腿軟了跟不上我們，也許是籌劃什麼心事，總是落得遠遠的；我常在前頭向他喊道：

『懸羊呀！走呀！快點呀！』

我向他這樣喊叫底時候，差不多我的少壯的力量都集攏在這裏了，我連頭回也不同，高聲喊着，和狂歌一樣；我差不多要爲我的元始的健康驕傲起來了；我向上跑着，懷有無窮的希望；在一日的開始我是第一個在山頂上望見太陽的。羊散在半山坡上，成羣結伴，嚙草去了。我自己猶如一隻小猴，往更高的峯巒攀緣；等我站穩了往下看底

時候，纔見毛兒爺蹣跚到羊羣旁邊，坐在一塊石頭上平氣。

我爬在一塊最高的石頭上，趾高氣揚，忘掉了自己。最先入我眼的是東方的雲天，從藍色中間漸漸透出黃來，於是一點一點變起，成了橘紅，成了淡紅；太陽起初是半個，和一面黃銅大鍋倒覆在地交頭一樣，隨即升起，成了一個大銅盤，却不很黃了；等到牠從雲霞堆中探出頭來，牠却縮小了，變得也真切潔白了。陷在迷霧重圍底古城，起初完全望不見，直到四山的雲氣略略消散了些，牠纔依稀可觀，露出一線輪廓。坡下作工底貧民向鹽廠慢慢走着。等到晌午時分，地上的銀霜也開始消融。

『學兒，好好看羊，別讓溜掉一隻呀！』

於是我開始在高處數羊了。

『多少隻，學兒？』

我報告出數目來，然後向他坐底地方跑下來。

毛兒爺已經順着下坡的路，轉過身走了。他每早總要到坡下去一趟，這對於我已經成爲一種照例的文章。其初我只知道他去鹽廠借水用，後來有幾次不缺水，但是他仍然去了，我所最詫異的是他每次歸來精神比較旺些，否則這一天他便過不去。後來因爲我追問底緣故，他說他服藥去了，什麼藥我自然無從曉得。可是我明白毛兒爺絕不會做壞事，他年紀太老，並且身體也過于虛弱。他真可以說是柴骨瘦如；背彎着，頭總是看着地，很少仰天看底時候；腿是軟軟的，走起路

來一點不帶精神。我對於他的信仰很好；他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訴過一句苦或是關於他自身的事情的一句話。

我能言語底時候，他已經在村裏了，東食西宿，從來沒有一定的住處；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，彷彿還是我的本家一個旁支呢，這我就不清楚了。我從小就和他相熟，可是我同他認識底時候，他已經衰老到一點不可救藥，這也許是爲什麼父親命他放羊底緣故。他在村裏快餓到沒有飯喫了。

自從在南山牧羊以來，我不由自己很歡喜他，他全身帶着一種神秘的味兒，這很能魔住我這樣童子的心情。

但是他忽然病了，躺在鋪上，好幾天沒有陪我出去放羊；我把羊

放在廟垣以內，也不敢讓牠們到遠處去。天氣沒有晴好的一日了，風扯緊地吹着，天上陰雲蠶繻，頗有落雪底傾向。羊煩惱，人煩惱。果然有一早晨漫空飛起叢來了，雨不似雨，雪不似雪，冰到臉上同針扎一樣。遍山野濛濛起來，連天成了一團灰色。山路滑溜，上下都非常艱難，白天可以說無法放羊了。夜裏我凍得哭，哭醒了又哭睡過去。毛兒爺漸漸顧不到我了，躺在一旁不斷地哼唧，間或聽我哭得煩煩了，也許可憐了，於是他伸出手，摸摸掖掖，勉強安撫着我，用老話鼓勵道：

『學兒，天亮就好了。』

山風整夜刮着，直到四更了，纔漸漸收住。圈裏的羊在神龕一旁

擁擠擠，發着咻咻的氣息。等到天亮，我便一人跑出殿外，立在石階上，看着空中已經凝成了米粒似的雪珠，落在地上滾着，還帶着聲音。我希望牠們會變成大雪花，比這好看好玩多了，並且打到臉上也不像這樣地疼痛。有幾隻小羊跟着我出來，不一會又溜回去了。

忽然在斷垣外顯出一個和我高低相若的童子，在山路上佇着，一直往廟裏走來。他穿底衣服比我還破爛，兩隻手筒在胸前不肯露出來，所以上起山來更見得費氣力。我心裏想他一定是一個上山底老手；我瞪住眼睛看他走進廟門來。

『好傢伙！路真滑，上到半路我真不想來了。』他先同我談話道：『你們老伙計呢？幾天不見他，我爹怕他出毛病，讓我冒這大氈子來』

看一下。』隨後他跳上石階，站在我旁邊，問道：『冷不冷？』

我告訴毛兒爺病了，起不來，躺在殿裏頭。

他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，遞到我手心，然後鄭重道：『把這個交給你們老伙計，說是我爹送他受用的。』

我問誰是他爹。

他覺得奇怪了，看了我半天，然後驚道：『你不知道我爹？！呵！那麼你曉得這紙包裏頭是什麼東西嗎？』

我把小紙包摺入底紙角抽出來，往裏望着，却一點不認識裏面的東西，黑黑的，有些發灰，像碎墨塊子。

『這叫做烟灰，是過了口底烟膏子；』他很同情地告訴我道：『你

們老伙計天天早晨到我們那裏抽一趟，起初他不在我們那裏，在偷私鹽的那羣鬼那裏；從前他吸的是煙膏子，後來嫌他們奸猾，也許因為自己手頭缺了錢，便改到我們這邊來了。

我問他住在那裏。

他臉紅了，向我斜擠着眼，不自在地道：『你真不知道？我們就住在北邊土窩裏頭，比這裏大殿暖和多。』

原來是化子呀！我心裏不由地想。

但是我並不因為他是小化子而輕蔑他；尤其在這舉目無親底時候。漸漸四空有清朗的意味了，從灰雲中隱約分出幾絲陽光，破開全山的單調同沈默。我一直把他送出廟門。霰是決意不下了。我們一同站

在一塊石頭上，而向東南望着。

『太陽出來就好了！』我歡喜得拍呼道。

『太陽一出來，山上濕潤潤的還好，路上可殼走呢。你歡喜大雪以後出太陽嗎？』

『不；牠把雪都變成泥了。』

『對呀！路上全成泥灘了。』他向深山裏望着，忽然怯怯地問我道：『夜裏你不怕嗎？』

『怕什麼呢？』

『聽說山裏有野猫呢；』他小聲道：『可是我還沒有見過。你見過嗎？』

我說我沒有。

『你那位老伙計一定見過；』他肯定道：『我爹說他見過。好，我要走了；告訴你那位老伙計，說我爹惦念他呢。』

他轉過身跳下石頭，往山下走着；他頭也不同一回。我一直到了望不見他纔轉回大廳來。毛兒爺已經起來了，靠着一根柱子，懷抱着一隻小羊，眼睛向殿外望。看見我進來，他放下羊，打了一個寒戰，向我似嘆非嘆地道：『學兒，羊今天不能放了。』

『太陽露出頭來了。』我回他道，『老爺爺，有人看你的病來了，還送了你一包烟灰。這兒是。』我把紙包遞給他，便跳到羊圈裏去了。他一壁打開小紙包，一壁嘴裏唧噥道：『什麼，什麼——呵呵！』

『半天他沒有言語，眼睛盯住烟灰又盯住我，他的手哆嗦着；忽然他走近圈門。喊住我道：『誰送來的？』不等我回答，他立刻轉過身，又唧噥道：『呵！我知道是誰送來的……』』

我從羊背上跳下來，看見他往殿外走，便追過去問道：『你幹嗎到外面冒寒呀？』

『那人呢？』

我扶住他道：『早走了。』

他扭回身往神龕左邊躊躇着，嘴唇發顫，不知嚙叨些什麼。他靠住神龕躺了下來，扯過被子掩住腿部。他把那個小紙包打開了擺在眼前被子上，直直地看着，和中了魔一樣。他嘆了一口氣，嘴邊却像笑

呢。他忽然把那紙包攪過來，將烟灰倒在嘴裏頭，黑黑的一口，倒讓我害怕起來了。他慢慢地嚼着，並不咽下去。他摺起那一張紙，把牠藏在胸口，然後合身睡下去。我從來沒有見他這樣難受過。

『天氣還要冷，誰來纔好……』在我轉身往羊圈底時候，我聽見他這樣呢喃着。

在這天黃昏的時候，我也縮在毛兒爺身旁睡熟了，忽然讓他的呼聲把我吵醒來。『羊跑了，』毛兒爺想立起來道：『羊都跑出去了！』這些羊許是發了狂，要不然天氣奇冷，山裏各種生物幾乎都隱伏起來，偏偏牠們要獨自逞能；也許在陰森的古殿裏頭，夢思最易於下降，牠們爲自己的夢思所驚，也許牠們正在入夢中，讓什麼聲音驚得失去了。

本性。無論如何，牠們都跑出了。幸而他們雖然犄散了，還圍在廟垣以內，惘然若迷，在雪地亂躡。我好不容易七忙八亂又把牠們趕進殿裏頭。我把小包黑兒老老實實地教訓了一頓。

然而這還不算頂意外的事情。幾天以後，在寒靜的深宵裏頭，毛兒爺忽然從被裏跳起，和一個精靈的年輕人一樣，從夢中把我推醒，叫道：『有東西碰門呵！』果然我聽見殿門被撞得骨東骨東地響；頂門底石頭雖然不小，也活動起來了。

『賊嗎？……狼罷？……』我們亂猜道：『不管什麼東西，我們攔住門要緊。』

在黯影裏頭，我可以覺出羊嚇得團在一角，彷彿屠夫的刀已經握

住牠們的頸子。我們用力頂住門，屏住氣，不言語，一老一少似乎變成一個人。起初撞聲甚急，漸漸隔一刻纔撞一下雨下。我們凝神聽着殿門外的動靜，直到什麼響聲也聽不見了——那神秘的東西走了，我們可以覺出牠忿忿的樣子。門總算沒有讓打開，可是我們的心早已跳出窩兒了。

但是最壞的結果，却是對於我的老伙計的影響。毛兒爺心裏擔憂，衣食失宜，年紀和天氣又逼着，他的病立即轉深了。

家裏張伙計來了。竟能看見一位久別底親人啊！我的歡喜可知。就在他到底那一天，我離開了太陽廟，離開了病如秋葉的毛兒爺，離開了那些柔馴的友伴，在牠們裏頭，尤其是黑亮的小包黑兒。牧羊生

活與牧童生涯從此再沒有攪入我的蹊徑。那時我不過十一歲，每天要吃一斤多饅頭，有個笑話留作我後來的把柄：『學兒吃一斤饅頭，還要化五百錢！』但是回到家裏以後，人人都說我瘦了。母親歡喜得流了許多眼淚。

我回來不幾天，張伙陪着一身病的毛兒爺也下了山。毛兒爺，這不走運的老光棍，有一天終於閉住眼，在村裏辭了這個顛顛的世界。父親的實業計畫沒有一件成功的，便是他自己，是早瘳恨而逝。張伙到現在還在村中耕田，差不多五十歲了。同時我自己流落異域，舉目無親，每每引爲恨事的是始終未曾弄明白：那羣羊到底漂到哪裏去了。



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

——二〇〇〇本

每冊實價三角

無名的犧牲

版 權 所 有

著 者

李

健 卓

吾

印刷兼
發行者

歧

山

書

店

上海開北江灣路一二八號

分售處

各埠各大書坊

63
02